



任渊《黄陈诗集注》研究

The Study on Ren Yuan's
Annotation of Huang and Chen's Poems

吴晓蔓 何泽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任渊《黄陈诗集注》研究

The Study on Ren Yuan's
Annotation of Huang and Chen's Poems

吴晓蔓 何泽棠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任渊《黄陈诗集注》研究/吴晓蔓,何泽棠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1-29215-0

I. ①任… II. ①吴… ②何… III. ①黄庭坚(1045—1105)—诗歌研究
②陈师道(1053—1102)—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24611号

书 名 任渊《黄陈诗集注》研究

REN YUAN《HUANG CHEN SHIJI ZHU》YANJIU

著作责任者 吴晓蔓 何泽棠 著

责任编辑 徐 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215-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swsz@126.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4.5印张 257千字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任渊生平及任注黄、陈诗考	7
第一节 任渊生平考略	7
第二节 任注黄、陈诗考	10
第二章 《山谷诗集注》的基本内容	14
第一节 辞章典故的来历与出处	14
第二节 背景今典的考证与钩稽	25
第三节 原意本旨的阐释与发明	37
第四节 校勘·正误·编次	43
附论 《后山诗注》的特有内容	47
第三章 《黄陈诗集注》与宋代学术背景	58
第一节 《黄陈诗集注》与宋代诗学	58
第二节 《黄陈诗集注》与编年史学、年谱学	104
第四章 《黄陈诗集注》在南宋诗歌注释中的影响和发展	113
第一节 《山谷外集诗注》与《山谷别集诗注》的产生	113
第二节 南宋杜诗、韩文与柳文集注中的任渊注	142
第三节 赵次公《杜诗先后解》对《黄陈诗集注》释法传统的 发展	146
第五章 历代学者对《黄陈诗集注》的利用与补正	173
第一节 查慎行《苏诗补注》对《黄陈诗集注》的利用	173
第二节 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对任渊注释的补正	177

2 任渊《黄陈诗集注》研究

第三节 钱锺书《黄山谷诗补注》对任渊注释的补正	186
-------------------------------	-----

附录一 《黄陈诗集注》中所引宋人佚书的文献价值	196
-------------------------------	-----

附录二 历代学者对《黄陈诗集注》的评价	221
---------------------------	-----

参考文献	224
------------	-----

引言

一、宋代及宋代以前的诗歌注释

中国古代的诗歌注释源远流长,保留在儒家经典中的上古歌辞、谣谚,在经师解经的时候一并被加以阐释,这便是中国古代诗歌注释的原始形态。例如《尚书·益稷》中的舜帝作歌与皋陶赓歌、《五子之歌》中的五子述禹戒作歌等等,汉代的经师对其都有各自的阐释。宋代以前成型且流传广泛的诗歌注释,有《诗经》注、《楚辞》注与《文选》注中的诗注部分。

西汉今文经学的齐、鲁、韩三家诗,其共同特点都在于把说诗直接当作干预现实、阐发政见的手段。正因为有这样鲜明的政治目的,今文学派在解诗时便侧重于篇旨的阐释与义理的发挥,极力从作品中挖掘政治方面的含义,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精神。东汉古文经学的解诗著作是《毛诗诂训传》,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对此的解题是:“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传者,传通其义也。”和三家诗一样,毛诗也把《诗经》作为政教工具,极力从中挖掘政治伦理意义,因而颇多穿凿附会。但毛诗长期作为私学流传,其代表人物很少像三家诗那样以说诗为手段,直接干预现实政治,而带来更多的学术研究性质。《毛传》释诗,总是从先秦古籍中寻找证据,同时非常重视训诂与名物制度的考订,广泛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并能有所发展。到了东汉后期,古文经学大师郑玄兼采今古文经学之长,作《毛诗传笺》和《诗谱》,借鉴了班固以地理文化风俗论文学的观点,对《诗经》各篇作品所产生的地域、时间和背景作了精审的考订,通过纵向的时序变迁与横向的地理方位,建立起《诗经》社会历史背景的坐标系统,进而根据具体作品在这个系统中的位置去考索其内在含义。此外,他还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在诗义阐释中融入个人的人生感受^①。

《离骚》在汉代被尊称为“经”,因此一些汉代学者也常常用经书笺注的方式来注释《楚辞》。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完整注释,全书便采用了经书笺注的方式,对作品逐句作解,着重训诂。每篇均有小序,说明作者、创作背景及篇旨。此外,王逸还十分重视《楚辞》创作中所采用的比兴

^① 参见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第二章第三节,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隐喻手法,建立了一个“香草美人”的《楚辞》阐释系统。

唐代李善的《文选》注侧重于注释语词和典故的出处,以对用典这一修辞手法的阐释开创了注释史上的全新体例。他在班固的《两都赋》注中说明这一体例云:“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①此外,他还在每一作者名下,征引有关史料,附记小传,或根据相关史料说明作文的缘起。吕延济等人的五臣注则针对李善注“释事而忘义”的缺点,不重征引出处,而多解说文意,以释意简明而流行一时,这是对汉代以来诗歌注释传统的继承。

宋代以前的诗歌注释大都集中于诗歌总集,对诗人别集的注释十分少见,宋人则在总集与别集的注释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在诗歌总集的注释方面,朱熹的《诗集传》突破传统经说,自行探求诗篇本义,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研究《诗经》,间取毛郑旧说和三家诗说,广泛吸取当代人的研究成果,成为宋代《诗经》学的集大成之作。洪兴祖的《楚辞补注》则在王逸《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广征博引,对名物训诂作了详尽的考证和补充,对旧注多所驳正。

在诗人别集的注释方面,更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上至晋代的陶潜与梁朝的江淹,下至唐代李、杜、韩、柳诸家,均有宋人为之作注,甚至出现了“千家注杜”的景象。根据目前所见,现存宋人注释的前朝别集尚有:

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补注》一卷;

汤汉等笺注《笺注陶渊明集》十卷;

杨齐贤集注《分类补注李太白集》三十卷;

郭知达编《九家集注杜诗》三十六卷;

黄希、黄鹤注《黄氏补注杜诗》三十六卷;

黄鹤集注《黄氏集千家注杜工部诗史补遗》十卷;

王洙、赵次公等注《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二十五卷;

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集注草堂杜工部诗外集》一卷;

魏仲举编《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

佚名《东雅堂韩昌黎集注》四十卷、《外集》十卷;

文说注、王俦补注《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三卷;

韩醇音释《诂训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

旧本题童宗说注释、张敦颐音辨、潘纬音义《增广注释音辨柳集》四十

①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三卷;

魏仲举编《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二十一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

旧本题西泉吴正子笺注、须溪刘辰翁评点《笺注评点李长吉歌诗》四卷、《外集》一卷。

除了对前朝别集的注释之外,宋代还出现了“今人之文,今人乃随而注之”^①的特殊现象。根据目前所见,现存宋人注释的本朝别集亦有:

李壁撰《王荆公诗注》五十卷;

旧本题王十朋撰《东坡诗集注》三十二卷;

施元之注《施注苏诗》四十二卷;

任渊、史容、史季温注《山谷内集注》二十卷、《外集注》十七卷、《别集注》二卷;

任渊注《后山诗注》十二卷;

郑元佐注《新注朱淑真断肠诗集》八卷、《后集》八卷;

胡稭注《增广笺注简斋诗集》三十卷、《胡学士续添简斋诗笺正误》一卷;

蔡模学《文公朱先生感兴诗》;

陈普注《朱文公武夷棹歌注》。

宋代诗歌注释的繁荣兴盛,自有其社会历史背景。首先,宋代政府重视文化教育,提出以文为治国之本,促成了文化的极大繁荣和文人地位的空前提高。这是诗歌注释繁盛的先决条件。其次,宋代雕版印刷术的大量应用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得刻书事业日益兴旺,书籍的流通传播也越来越广泛、深入。官方和私人藏书的大量增加,这是诗歌注释繁盛的物质基础。再次,宋代官修四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与私修类书《玉海》等的出现,也为诗歌注释的繁盛提供了专业的便利。

任渊的《黄陈诗集注》在上述宋人的诗歌注释中是成书年代较早,成就较高的一种。

二、《黄陈诗集注》的版本源流

《黄陈诗集注》是《山谷诗集注》(即《内集注》)与《后山诗注》的统称。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这两个注本合并刊行于蜀中,世称蜀本。任渊所作的《黄陈诗集注序》是这个书名统称的由来。在此之后,这两个注本则分别单独刊行。

^① [宋]钱文子:《芑室史氏注山谷外集诗序》,《山谷诗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99页。

在蜀本之后,《山谷诗集注》的主要版本有^①:

1. 南宋理宗绍定五年(1232),黄庭坚的裔孙黄埴刊于福建延平,世称延平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残帙,存卷四至五、卷十五至十七,凡五卷。

2. 宋末徐经孙校正刊行于福建提点刑狱司,世称闽宪本。

3. 元刊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日本静嘉堂文库各藏一部。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仅存卷一至五、七至八、十二至二十,凡十六卷。上海图书馆所藏元刊本,卷九、十配清钞。

4.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南昌陈沛等合刊《山谷内集诗注》二十卷、《外集诗注》十七卷、《别集诗注》二卷,世称弘治本。今大陆有五部见于著录,台北图书馆藏两部。

5. 日本庆元年间(明神宗万历时)活字印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

6. 日本宽永六年(1629)大和田意闲刻本,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台北图书馆亦有著录。

7. 日本庆安五年(1652)野田弥兵卫重修大和田意闲本,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俱有藏本,日本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亦有著录。

8. 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翁方纲校其家藏三集诗注上之于朝,诏刊入聚珍版丛书,世称聚珍本。

9. 乾隆五十四年(1789),翁方纲以其所钞校进底本通五十六卷,付南康谢启昆刻于树经堂,世称树经堂本。今国内著录二十余部,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亦有藏本。

10. 光绪二十至二十六年(1894—1900),陈三立用杨守敬所藏三集诗注影刊于汉口,世称光绪本。今国内及日本皆有著录。

《后山诗注》蜀本残帙今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存卷三下至卷六下,凡三卷有半。在此之后的主要版本有^②:

1.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袁宏刊本,世称弘治本。今国内著录五部。

2.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梅南书屋重刻弘治本,世称嘉靖本。今大陆有五部见于著录,台北图书馆藏两部。

3. 朝鲜古活字本,收入《四部丛刊》初编。

4. 清乾隆年间聚珍版丛书排印本,今所见为同治十年(1874)江西书局重刻本与光绪二十一年(1895)福建布政使署据丰顺丁氏增刻本。

5. 雍正三年(1725)陈唐活字印本《后山先生诗集》六卷,今有传本。

① 参见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523—531页。

② 同上书,第598—604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年版黄宝华点校的《山谷诗集注》即以黄诗注的光绪本为底本,校以树经堂本、元刊本及弘治本。中华书局 1995 年版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的《后山诗注补笺》即以陈诗注的聚珍本为底本,校以宋蜀本、嘉靖本及朝鲜活字本。本文对《黄陈诗集注》内容的征引主要出自以上二书,对其他版本的征引则随文标明出处。

三、研究综述与选题意义

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文献阐释学正在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概论性的研究著作,周光庆《中国古典解释学导论》,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古典解释学的发生发展、典范体式等方面进行了归纳梳理,具有理论概括的高度;靳极苍《注释学刍议》,偏重于注释在现代治学教学方法和理论上的总结;董洪利《古籍的阐释》,则以古籍的注释为中心,发散到了现代古籍整理各方面工作的归纳与总结。此外,华中师范大学王勋敏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注释学研究》则用现代诠释学的眼光观照中国古代注释文化,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多层次、全方位地反映唐代注释学的基本面貌,总结了唐代注释学的巨大成就。

对于中国古代诗歌注释的研究,郝润华《论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和歧误》一文,就《钱注杜诗》影响之下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与歧误问题试做探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①。除此之外,对于历代诗歌注本的专题研究,郝润华《〈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一书,详细论述了《钱注杜诗》的产生过程、内容特质、对诗歌诠释学的贡献及其文献价值。蒋寅《〈杜诗详注〉与古典诗歌注释学之得失》一文,通过剖析仇兆鳌《杜诗详注》的成就和失误,反思古典诗歌注释学的基本特征^②。近年来相关的学位论文,有河北大学吴淑玲博士的《仇兆鳌及〈杜诗详注〉研究》、西北师范大学武国权硕士的《赵次公〈杜诗先后解〉研究》、首都师范大学阮氏明红博士的《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研究》、上海师范大学蔡子葵硕士的《冯浩〈玉谿生诗笺注〉研究》和西北师范大学周焕卿硕士的《〈王荆文公诗注〉研究》等等。以上的专著和论文,均为本文的构思和写作提供参考。

对于任渊《黄陈诗集注》的研究,目前尚无专著问世,与之相关的论文则有陈光汉的《山谷诗任注补初稿》^③、沈绉的《山谷诗任注补初稿序》^④、钱萼

① 郝润华:《论清代诗歌解释学的成就和歧误》,《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 年 1 期。

② 蒋寅:《〈杜诗详注〉与古典诗歌注释学之得失》,《杜甫研究学刊》,1995 年 2 期。

③ 陈光汉:《山谷诗任注补初稿》,《国专月刊》,1936 年 9 月 4 卷 1 期。

④ 沈绉:《山谷诗任注补初稿序》,《国专月刊》,1936 年 10 月 4 卷 2 期。

孙的《山谷诗任注补初稿》^①、王多等的《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商榷一例》^②、王河鲁的《钱钟书〈山谷诗〉任史二注补注读解(上篇)》^③。以上五篇论文,内容都偏重于对任渊注释的补充和纠正。分析和评价性的研究成果,则有张承凤的《论任渊及其〈山谷诗集注〉》,钩稽补正任渊的生平事迹,辨析学者对任注的指责批评,对任注的学术意义给予历史的评价^④。慈波的《任渊宋诗校释平议》也对任注黄、陈诗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和评论^⑤。

从以上的综述可以得知,任渊及其《黄陈诗集注》的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第一,关于任渊的生平事迹,历史记载极少。虽然张承凤对此有所钩稽补正,然而仍有可质疑和探讨的余地。与任渊的注释成就密切相关,他在文学方面的师承、才学和交游情况则亟待来者补充。关于任渊注释黄、陈诗的具体时间,以及对于原本诗集体例的改动,研究者历来众说纷纭、错讹间出,亦有待于来者的考证与澄清。第二,《黄陈诗集注》的基本内容,如辞章典故的来历与出处,背景今典的考证与钩稽,原意本旨的阐释与发明、校勘、正误、编次等方面,都需要系统的归纳与梳理,以期对它的全貌有一个深入的了解。第三,《黄陈诗集注》与宋代诗学的深厚联系,例如其中所体现的江西诗法及其对南宋中后期江西末流的影响,还有《黄陈诗集注》与宋代编年史学、年谱学的密切关系,都是过去学者们很少触及的论题,而具有深入探讨的价值。第四,《黄陈诗集注》在南宋诗歌注释中的影响和发展,例如史容《山谷外集诗注》与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的产生,南宋杜诗、韩文与柳文集注中的任渊注,以及赵次公《杜诗先后解》对《黄陈诗集注》释法传统的发展等等,亦有待于来者的总结与归纳。第五,历代学者对《黄陈诗集注》的利用与补正,例如查慎行《苏诗补注》对《黄陈诗集注》的利用、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与钱锺书《黄山谷诗补注》对任渊注释的补正等等,也需要进行交代和说明。第六,《黄陈诗集注》中引用了大量的宋人佚书,它们的主要内容和成书情况,以及它们对于文献校勘和辑佚的价值,在今天看来都是不容忽视的。

本文围绕以上六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思路,力求做到考、论、述三者相结合,在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对任渊的《黄陈诗集注》作出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① 钱萼孙:《山谷诗任注补初稿》,《国专月刊》,1936年12月4卷4期。

② 王多、吕晓春、陈开勇:《任渊〈山谷内集诗注〉商榷一例》,《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1年3期。

③ 王河鲁:《钱钟书〈山谷诗〉任史二注补注读解(上篇)》,《九江师专学报》,2003年1期。

④ 张承凤:《论任渊及其〈山谷诗集注〉》,《文学遗产》,2005年4期。

⑤ 慈波:《任渊宋诗校释平议》,《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11期。

第一章 任渊生平及任注黄、陈诗考

第一节 任渊生平考略

作为在诗歌注释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位注家,任渊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似乎与他的地位极不相称。正史无传,文集已佚,散见在典籍文献中的有关资料零星可数。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卷一“天社任渊”条下,收录了有关任渊生平的记载^①。张承凤《论任渊及其〈山谷诗集注〉》一文,在冒氏资料的基础上钩稽补正任渊的生平事迹,亦可参考^②。本章试图对冒、张二位前辈的研究成果作一点细微的补充,并且借此对任渊的生平作一简介。

任渊字子渊,四川新津人。因新津有天社山,故自署曰“天社任渊”。张承凤推测,他生活的时代,大约在南北宋之间。任渊一生仕途并不顺利,绍兴十五年(1145)至中晚年时才考中了四川文艺类试第一,进士及第。绍兴三十年任双流县令,仕至潼川宪。

就笔者所见,任渊似乎还担任过“运使”一职。南宋员兴宗《九华集》卷一有《遗任子渊省元六首》^③,所谓“省元”,指的是由尚书省礼部所主持的考试中式的第一名,因此这里的“任子渊省元”指的就是任渊。然而《九华集》卷十五又有《与任子渊运使》一文,言及三巴道路中事^④。按“运使”为转运使的简称,是宋代各路转运司(漕司)的长官,负责一路的财赋和监察。考任渊仕至潼川宪,即潼川府路提点刑狱司(宪司)的长官提点刑狱公事,负责一路刑狱。“运使”与“潼川宪”品级相同但职守各异,身为南宋人的员兴宗,不大可能将这两者混为一谈。而宋代文献中,亦不见与任子渊同姓字的人。因此可以推测,《九华集》中的“任子渊运使”与“任子渊省元”同为一人。任渊在双流县令任满后,很可能是由四川某路运使转任潼川宪后才致仕的。然而此乃孤证,姑且将这一推测附见于此,以待来日更多旁证的发掘。

任渊一生著述甚多,散佚不存的有文集《沂庵集》(马端临《文献通考》作

① 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3页。

② 张承凤:《论任渊及其〈山谷诗集注〉》,《文学遗产》,2005年4期。

③ [宋]员兴宗:《九华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158册,第4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④ 同上书,卷十五,第127页。

《泝庵集》)四十卷及《宋子京诗注》。《四库全书》别集类存目有《山谷精华录》八卷,旧本题宋任渊编,然而根据四库馆臣的考证,当出于明人伪托,不足取信^①。流传至今的著作则仅有《山谷诗集注》二十卷与《后山诗注》十二卷两种。

关于任渊的个性为人以及其在双流县令任上的政绩,张承凤先生的论文中已有详细论述,无须赘言。本章着重介绍任渊在文学方面的师承、才学与交游情况。

任渊《黄陈诗集注序》云:“始山谷来吾乡,徜徉于岩谷之间,余得以执经焉。”^②可见任渊早年曾经接受过黄庭坚的亲自教导。按《宋史·黄庭坚传》,黄庭坚贬谪戎州(今四川宜宾),“蜀士慕从之游,讲学不倦。凡经指授,下笔皆可观”^③。又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云:“(黄庭坚)迁黔州、戎州,蜀士流相劝就学,以诗教诸生焉。”^④因此可以推论,任渊跟从黄庭坚求学,学习的内容很可能就是写诗作文。任渊正是黄庭坚所指导的许多文学青年中的一员,他的文学师承也是来源黄庭坚这位“本朝诗家宗祖”的。

任渊既“以文艺类试有司,为四川第一”^⑤,可见他在文学方面杰出的才华与深厚的学养。从任渊留下的不多几篇诗文来看,情况也的确如此。例如《起居沈侍郎启》云:

飘零湖海,尝瞻英伟之风;自致云霄,倏异等差之分。怅万里音尘之隔,劳八年寤寐之思。寂无书邮,仰肃记室。顾难冒于法义,非自疏于仁贤。今兹守邦,乃幸接壤。承流宣化,古循吏之可师;恤难分灾,大诸侯之足倚。敢凭竿牍,少荐悃悃。恭惟某官,器宇沉涵,襟灵韶润。三科论事,家传既济之风;八咏裁诗,世擅休文之义。出偶亨嘉之运,超登华要之途。忠言嘉谋日闻于内朝,清德雅望风动于多士。宠参大计,茂著能声。粟腐钱流,国有累年之蓄;衣余食足,民无加赋之忧。辍自九重,属当一面。用慰具瞻之望,即为登进之阶。将使海内被其挺镒,岂但蜀人歌于襦袴。某受知有素,怀禄忘归。晚晚年华,迫西山之短景;迂疏政

①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573页。

② [宋]任渊:《黄陈诗集注序》,《山谷诗集注》,第3页。

③ [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四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13110页。

④ [宋]洪炎:《豫章黄先生退听堂录序》,乾隆五十四年(1789)树经堂本《黄诗全集》卷首。

⑤ [宋]许尹:《黄陈诗集注序》,《山谷诗集注》,第5页。

术,借东壁之余光。^①

又如《宴忠州交代》云:

古郡风流,难继宣城之行乐;中年感慨,易增太傅之离愁。属瓜戍之终更,幸竹符之合契。聊陈豆觴,少驻旌旄。恭惟某官,岷下故家,江东华胄。早擅贤关之誉,更收文库之功。谈笑风生,高出尘埃之表;胸怀径直,绝无城府之深。官路践扬,吏能藹著。奉汉家之宽诏,救巴郡之远民。渤海颍川,已上中台之优最;愚溪岷首,上追前辈之高风。惠我一方,逮兹三岁。怀西山之旧隐,泛南浦之归舟。陶菊犹存,虽有儿童之喜;召棠勿剪,能生父老之思。今则某官再念宗盟,夙依德荫。论心道旧,惟先世父兄以来;问政告新,矧自今子孙之契。愧金貂之后续,惜画隼之前征。请歌三终,爰侑七献。月明后夜,但同千里之怀;雨浥今朝,且尽一杯之醉。敢呈韵句,仰佐清樽:“抚字心萦远俗怀,欢声腾沸绕巴台。朱幡且要双旌住,画舸谁令叠鼓催。草满春池思故国,柳含朝雨送离杯。荆州长史长身健,却望云帆天际来。”^②

这两篇骈文的主题大致相同,表达了对于对方的仰慕之情,以及对他们政绩的赞美。对仗工整,语言流畅,用典富丽而贴切,体现了作者深厚的文学素养。

关于任渊的诗文交游情况,由于原始资料的大量散佚,现在已难窥全豹,不过目前可考的尚有两人。其一便是上文提到过的员兴宗。员兴宗字显道,自号九华山人,四川仁寿人。有《九华集》二十五卷,其中保留了写给任渊的诗文与书信。另外一人则是在南宋小有名气的诗人张缙。张缙字季长,四川唐安人。《南宋馆阁录》说他“未待问榜进士出身,治诗赋”^③。《直斋书录解题》又说:“陆务观与之厚善。”^④目前所见陆游的《剑南诗稿》、范成大的《石湖诗集》与杨万里的《诚斋集》中,多有与张季长的酬答之作,可见他与这些大诗人之间密切的往来。任渊与张缙的诗歌唱和见于宋代叶氏的《爱日

① [宋]魏齐贤、叶棻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七,《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352册,第825页。

② [宋]魏齐贤、叶棻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九十,《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1353册,第566页。按:文末七律为《全宋诗》佚诗,可补收录之阙。

③ [宋]陈骙:《南宋馆阁录》,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595册,第458页。

④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丛书集成初编》,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72页。

斋丛钞》:

张季长续赋梅自序云:“余往岁和任子渊《梅花诗》有云:‘梦随影瘦溪横月,诗与香深竹拥门。’子渊喜曰:‘新语也。’”^①

片言只语,弥足珍贵,从中亦可瞥见任渊对于诗歌创作的求新理念。

总结上文所述,任渊在文学上主要师承于本朝诗文大家黄庭坚,自身也具备了一定的文才与学养,更与四川士人诗文酬唱,甚至与陆游等大诗人也有某些间接的往来,这说明他对文学是具有足够的理解与把握的。因此任渊的《黄陈诗集注》并没有成为一部学究老儒式的虫鱼笺注,对文学特质的深切认识为他成功地注释黄、陈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 任注黄、陈诗考

关于任渊注释黄庭坚、陈师道二家诗的具体时间,以及注释时对于所依据的原本诗集体例作了什么样的改变,研究者历来众说纷纭、错讹间出。本节试图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澄清与考证。

任渊注释黄、陈诗的时间,王岚在《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中认为,黄诗之注完成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陈诗之注当成于政和六年之后^②。冒广生先生之孙冒怀辛则在《后山诗注补笺》的《前言》和附录的按语中认为,任渊在南宋初年为黄、陈诗集作注^③。其实要考证这个问题,首先应该从任渊的三段亲笔序言入手。因为这三段序言十分重要,姑将其按时间顺序节录于此。

第一段是现在附于《山谷诗集注》前的《黄陈诗集注序》,是同时为黄、陈二家诗注所作的序言:

本朝山谷老人之诗,尽极《骚》《雅》之变,后山从其游,将寒冰焉。故二家之诗,一句一字有历古人六七作者,盖其学该通乎儒释老庄之奥,下至于医卜百家之说,莫不尽摘其英华,以发之于诗。始山谷来吾乡,徜徉于岩谷之间,余得以执经焉。暇日因取二家之诗,略注其一二,第恨寡陋,弗详其秘,姑藏于家,以待后之君子有同好者相与广之。政和辛卯重

① [宋]叶氏:《爱日斋丛钞》,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854册,第652页。

② 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01、236页。

③ 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第4、592页。

阳日书。^①

第二段是《后山诗注目录》前的一篇引言,是单独为陈师道诗注所作的:

读后山诗,大似参曹洞禅,不犯正位,切忌死语。非冥搜旁引,莫窥其用意深处,此诗注所以作也。近时刊本,参错谬误。政和中,王云子飞,得后山门人魏衍亲授本,编次有序,岁月可考。今悉依据,略加绪正,诗止六卷,益以注,卷各厘为上下。作之有谓,而存之可传,无怪乎诗之少也。衍字昌世,作《后山集记》,颇能道其出处。今置之篇首,后有学者,得以览观焉。天社任渊。^②

第三段序言由于在任注黄诗的各种版本中并不常见,因此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然而它的地位却很重要,在内容上它与第二段序言平行,是单独为黄庭坚的诗注而作的。这就是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所收《山谷诗注》本与清乾隆间翁方纲校、树经堂刊《黄诗全集》本《山谷内集诗注原目》标题次行的《引言》:

近世所编《豫章集》,诗凡七百余篇,大抵山谷入馆后所作。山谷尝仿《庄子》,分其诗为内、外篇。此盖内篇也,晚年精妙之极,具于此矣。然詮次不伦,离合失当。今以事系年,校其篇目,各如本第。其不可考者,即从旧次,或以类相从。诗各有注,离为二十卷云。^③

将这三段序言放在一起综合分析,便不难得知任渊注释黄、陈诗的具体情况了。

首先,序言一中的“政和辛卯”即北宋政和元年,此时距离黄庭坚去世的崇宁四年(1105)只有六年时间。根据任渊所述,这个时候他已经对黄、陈二家诗进行注释了,只是这时的注本还没有成型,仅仅是一个简略的初稿而已。

其次,序言二中提及“王云子飞,得后山门人魏衍亲授本”。按魏衍为陈师道编定文集并作《彭城陈先生集记》,事在政和五年^④。而王云为之作序在

① 《山谷诗集注》,第3页。

② 冒广生:《后山诗注补笺》,第1页。

③ 刘尚荣校点:《黄庭坚诗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46页。

④ [宋]魏衍:《彭城陈先生集记》,《后山诗注补笺》,第31页。